



## 佛教的特色

智寶

世界上有着各色各樣的宗教，各宗教的立說也各各不同，但佛教與其他大多數宗教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特色。由於佛教與其他宗教有着顯著的差異性，因之，有些宗教學者甚至少數佛教學者，認為佛教不是純粹的宗教，因其具有過於濃厚的哲學色彩。

普通人一提到宗教，總會立刻意識到基督教，又由基督教而連想到神的信仰。這在歐美學者之間，大多具有這樣的「宗教」觀念。認為佛教因缺乏神的信仰而獨具不同的色彩，乃說佛教不是宗教的學者；如有名的宗教史家蒙杰士，就有如下的敘述：

「就吾人的歷史目的而言，可將佛教歸類於宗教。但在實質上說，佛教缺乏宗教觀念。所以如果將佛教視為宗教，實在有點名實不符。」

又，有名的佛教學者茅尼亞·威廉，也有如下的說法：「至少，在最初期即原始時期的佛教，在形式上，全然不是宗教，因其論點是建築在人生的厭世主義基礎之上。所以它只可歸之於道德的或哲學的體系之中而已。」

歐美學者因長期處身於基督教的信仰和思想熏陶的環境中，受到基督教教義的強烈影響和感染，將佛教與基督教等一般宗教相比較的結果，總覺得佛教具有極大的差異性，所以才有上述的說法。

那麼，佛教的特色究竟是什麼呢？那就是佛教不像其他大多

數宗教那樣以「神」作為信仰的中心。在佛教內。簡直沒有信仰「神」的說法。因而，對着「神」祈禱、求「神」賜恩、或求「神」赦免罪業等的教義，佛教是不提倡的。而別的大多數宗教，則都以「神」為出發點，離却了「神」，就無所謂宗教了。

佛教所強調、所主張的，是現實的人生問題。是以面對着痛苦、煩惱、悲哀、不安而正在抖擻中的人們為對象，以最透澈的理念，喚醒人們的自覺，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以求徹底地從充滿着痛苦、煩惱與悲傷的活生生的現實世界中，獲得人性的自由和解脫，這才是佛教的出發點，也就是每一個佛教徒所奮不顧身地要努力達到的最高理想境界。

佛祖釋迦牟尼，為要人們實現這個理想境界，他全然不像印度古老宗教的婆羅門教或基督教等所提倡的那般，叫人們去信仰神或向神祈禱。而是教導人們走向自由、解脫的真理。這真理是他以自己的最高智慧，正確地親身體驗、領悟之後，所作有系統的宣說，即成為今天的佛經——法（印度語達磨）。指導人們循着佛陀的教言——法去自己努力求證。凡是依照佛陀的教言——法切實地親身去體驗、求證者，他就必定能領悟到與釋尊同樣的自由、解脫和歡悅。凡是已獲得了自由、解脫和歡悅的體驗者，才是真正的覺者，也就是成了「佛」。所謂佛；即佛經所說的「入涅槃」，就是解除了一切束縛，進入了一個絕對自由和歡悅的新境界。佛曾說：「眾生皆有佛性。」只要眾生自己努力去追求

，就能人人成佛。

釋尊以親身垂範。而昭示人們要己自努力，才能夠自現實世界的痛苦、煩惱、不安中被解脫出來，而後體驗到真正的自由和歡樂。釋尊絕不提倡信神，亦不需要神的拯救，因而也不必向神祈求什麼。這種叫神來聽從人們心願的宗教性格，在佛教的經典內是絕對找不到的。由於佛教的這一說法，難怪歐美的學者認為佛教不是宗教了。爲要正確地理解佛教，這是首先要認識的一點。由佛教的這一重要特性來看，再與基督教相比較之後，佛教的特色就更明顯了。

基督教的出發點是認神耶和華爲宇宙的主宰，認爲天地、宇宙、萬物和人類，都是由神在「無」中生「有」所創造出來的。所以神被視爲造物主，被造的萬物和人類要接受造物主的意旨所支配。尤其是人，在造物主的面前，必須要奴僕一般地服從神的意旨，不能違抗。神與人雖具有同樣的「共相」。但神的地位却超越人類，神的崇高也爲人類永遠所不及，故強調神耶和華是「唯一神」。除了耶和華之外，是絕對否認有其他神的存在。因此，基督教所提倡的神，是創造神、超越神、唯一神、信仰神具有這些特色，是基督教的出發點，也是基督教教義不可動搖的信仰基礎。由於神與人處於兩個極端不同的地位，所以宗教學者視基督爲「神人懸格宗教」的代表者，同時也認定基督教爲「一神教」。

在佛教的教義內，是教人覺悟，用智慧來貫通這個宇宙、這個人生所交互發生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以求解決之道（法）。學者全、全意地學會了這個道（法），由體驗而後從現實的痛苦生活中走出來，得到自由和歡樂，這時候的佛教徒，已經徹底瞭解了人生究竟，不但生活得很快樂，而且也沒有一般人對死所懷有的恐懼心理。他反而「視死如歸」，享受着「涅槃的喜悅」。佛陀認爲人們要達到這個理想境界，祈求神來賜福，是絕對辦不到的，他必須徹底的由自身的力量，依佛法去修身調心，靠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佛教是以人爲主，以真理（佛法）爲依歸。依此真理（佛法）修行而得開悟，則人人都可成佛。

在佛典內常說：「過去、現在、未來成就佛道的人，其數目比恆河沙數還要多。」由於任何人無論是誰都可以成佛，所以一般宗教學者，將佛教派屬爲「汎神教」的代表者，再者，佛與人在本質上是同樣的，是一體之兩面，迷則爲人，覺則爲佛，是無差別等第的。所以又說佛教是「神人同格宗教」之代表者。

在人性的超昇與墜落的轉依上說，基督教與佛教同具此一論點，皆認爲人有來世的幸福和痛苦，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的轉依進天堂，是被救者，雖然能進入天堂，人還是人，神還是神，仍處于主、僕的地位，神人仍是「懸格」的，對立的。而進入天堂的人，無論在天堂作了什麼壞事也不再墜落，因爲他們是經過最後審判而定了案的。至于進了地獄的人，無論他在地獄中如何懺悔、改過、遷善，也永遠無法再蒙神的賜恩而得救。因爲他們也是經過最後審判而定了案的。已昇者不再墜，已墜者不再昇，使進取的人們一旦進入天堂，耽于安樂而不再進取，使墜入地獄的人們，永沉苦海，無法得度，給人類打上這樣一個死結是有偏失的，而佛教則不作如是說，佛教徒的超昇而進天堂，入涅槃，是靠自力的成就，所以佛教徒是自救者。既成佛，就與恆河沙數佛同一格位，沒有高低，主僕之分，人與佛是同體的。已成佛者，必須兢兢業業精進不懈，否則仍將墜落而受諸苦。至于因業行而淪入地獄者，只要其懺悔而改過遷善，仍可逐漸自力提升，最後仍可成就佛道。故佛教徒，已超昇者和已淪落者，都須要精進不懈，不能絲毫放逸。因此，一般宗教學者稱基督教爲「他力教」，而佛教則被稱之爲「自覺教」、「自力教」或「解脫教」。

當然在佛教經典中，也有像淨土宗那樣信仰阿彌陀佛，依靠阿彌陀佛的慈悲心願而被接引生西的說法，在表面上看，和基督教的教義非常近似。然而，那只不過是在外表的形式上近似而已，但在內容和本質方面說，是全然不同的。因爲淨土宗的信仰者，所下的修持工夫，與依其他佛典修持者所下的工夫，是一樣的。他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不斷地修身治心，方能自救自覺。阿彌陀佛在自覺者臨命終時，只不過是前來接引而已，就如同給夜行人一盞燈光，予以照明或指引一樣。

（下轉第42頁）

覺得，倒不如一無所見最好，一無所見，最為清靜！至人無夢！

以我尚未入門之膚淺心靈經歷來妄說這些話，自己也覺得十分幼稚可笑，不過這的確是內心的感覺。自從我在「內明」開始公開個人的膚淺心靈經驗之後，不時會有些佛友向我打聽，有些表示懷疑其不實，有些認為奇怪，亦有些認為可羨。我趁此表白一下，我說的，都只能代表個人的心靈現象，距佛法本意尚遠，我才學了多久佛？敢說有什麼進境呢？只不過都是自己的心靈歷程罷了，安知不都是虛幻？安知不都是心魔所設的「小雷音」？一切都應視之為幻！

暴雪初霽，氣流忽暖。奉陪洗塵敏智金山諸長老及日常法師遊龍山詩禪室，並觀尼亞加拉大瀑布。敬賦俚句兩章乞政。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輕車安穩入山來。久閉柴門觸手開。雪花已添新水活，泥乾更喜暖陽回。立除煩惱消多疾，為見菩提獲象栽。咐囑林神勤守護，莫教魔類到岩隈。連番虐雪層冰結，一日驕陽暖乍回。應是神龍諸障盡。故將妄識瀑流開。癡禪贊嘆言難說。凍雀瞻依去復來。行見浮圖湧林麓。十方環拜法王臺。

半癡初稿

奉贈洗塵金山二上人七律

三首並呈敏公

仁俊

一片當陽氣莫侵 直承囑累察於今  
天迎佛使雲消盡 願廓菩提檜挺森  
導擇新潮開眼遠 探循古道策心深

(上接第31頁 佛教的特色)  
這與基督教徒的「只要信，就得救。」的說法，是截然不同的。多數的宗教，是將神與祈禱，作為升入天堂的資本。而佛教則相反。他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由苦惱的起點出發，最後達到人生究竟的理想境界。  
佛教的門，是要生活在現實苦惱中的人，以堅決的自覺才能敲開的。如果不用自力，企圖依賴神力或他力，則將永遠敲不開佛教的門扉，也敲不開自己迷茫的心扉，這就是佛教最大的特色，這也是修學佛道者所共同認識了的。尚未學修佛道而想要學佛的人，也必須先有這個認識，才容易入門。

獅絃震徹憑同力 妙法樓頭細繹尋

二、

匝地風雲沸血輪 登樓正值九州淪  
回天弭劫憑清德 觀海開心轉昧人  
殺活關頭頻出格 行藏足底自趨真  
從來大節都通曠 猛唱空亡直渡塵

三、

拯苦無遮破吝癡 相看畢竟太瑰奇  
平生塊壘消豪邁 永劫天懷運大悲  
蹟絕行空龍象勢 冰清治有雪峯時  
長山白水充貞烈 肺腑閱開不稍遲

再成七絕三首奉贈洗塵

金山二上人並呈敏公

仁俊

周宣德居士與余創辦慧炬月刊於台灣，提倡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先後獲楊管北沈家楨兩航業鉅子之助，得以發揚

挾絕豪凌性地渾 天風海印紹祇園  
英雄佛子心頭運 挺得雙肩荷法門

二、

器識驚超話曉林 清明直嚮佛陀心  
情空萬里無尋處 胆絕囊穿察世音

三、

大體雄渾意泰然 嚴持活用悟流川  
胸寬眼徹眉頭豁 腳重崑崙力轉天

與洗塵上人聖嚴博士

話叙書感

仁俊

昌亡聖教繫知音 激得情真關法林  
一片平生開放眼 無邊永劫擴空心  
潮頭勢捲身圖絕 手底風流佛道尋  
浩蕩虛空與大用 端憑熱切喝沉吟

敬悼楊管北居士

詹勵吾